

爺爺

5D 趙震峰

爺爺的臉上畫着我們俗稱的「死人妝」，蒼老的臉容帶着一絲不自然的紅色，他的雙眼緊閉，合上的眼皮上有幾顆或黑或灰的老人斑；四肢伸得直直的，穿着的是華貴的套裝，身上鋪着一片片花瓣。他的手腳，他的嘴巴，他的一毫一分，已經不會再動了……

死因好像是肝癌，而肝癌的發病原因似乎是因為長期飲食不均，引致肝硬化，最終惡化成肝癌。病情一發不可收拾，最後爺爺就這樣躺在醫院的病床上，安詳地離世了。爸爸說，爺爺因病一直受莫大的折磨，死了說不定是一種解脫，爸爸的神情十分平靜，像從一開始就已經猜到了結果一樣，而我當時還是個小學生，只有點頭而已。

爺爺究竟已去世多少年，我早已不記得了，只是在爺爺病發前的那一段時間，他曾經有過一段和我們同住的日子。那時我還沒有自己的房間，我甚至連自己當時睡在哪裏也忘記了；我卻記得爺爺房裏的燈光總是昏黃的，空氣中瀰漫着淡淡的煙味；一張簡陋的「碌架床」，鐵製的支架早已泛出腐蝕的綠光，而床頭就是一個高度約佔床總體一半的櫃子，在那上方，放着一台小型舊式電視，畫面只有單調的黑白，時不時出現的亂碼和雪花，擾人欣賞。現在，那個地方已經成為了我專屬的房間，而佈局也驚人地相似，不同的地方就只有我的家具是全新的，而舊電視機的位置則被電腦取代。在我們不知不覺中，舊人的生活軌跡逐漸被磨滅，只殘留在我們的心中。

爺爺和家裏人的關係並不好，爸爸基於孝順的收留似乎並不被理解，媽媽認為爺爺是個純粹的負累，兩人甚至因為這件事吵了不少次架。在我的記憶中，跟爺爺同住的時間，是父母吵得

最頻繁、最嚴重的時期。當時我年少無知，並沒有任何有關吵架的概念，那時我還曾十分貪玩，伸手觸摸被憤怒的爸爸摔破的碎碗殘骸，用小小的手把它們一塊一塊地拼合起來，可惜那碗不一會就再次四分五裂。還記得當時媽媽緊張地握住我佈滿鮮血的雙手，血滴在地上，形成一點又一點小小的紅斑，我還是毫無感覺，只是呆呆地看看還年輕的媽媽，和那一團被摔散、不成形狀的碎片，它們上面好像還沾着醬油……

在爺爺不在的日子裏，我依然繼續我的生活，和家人說話的時間少了許多。爸爸自此之後亦很少提到爺爺，只有媽媽在某些時候會提到他，就是在向我抱怨我很少和家人說話的時候——「你真的很自私，就像你死掉的阿爺一樣。」我既不否認，也不贊同……